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請明廷受盛高麗傳寄校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  
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  
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追使久之遷曹  
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吳太祖成大  
祖以晉書詞慢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  
入取澤潞出石會營旱涸涸久之糧盡乃於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突目而胡鬚者  
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其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急擒晉二  
人而歸晉人大驚焉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  
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

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  
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林公之病者願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  
而還至石會留數騎呂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  
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  
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  
憐之養呂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穎二州刺史昭宗  
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  
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  
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踈秀惡之謂宰相崔胤  
曰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曰天子殺之胤奏

之昭宗不許佗曰必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  
臣爾昭宗遷洛謂將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  
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  
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追而晉人蜀人呂為  
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  
下舉兵誅梁太祖大興攻昭宗奔佗鎮呂兵七萬如河中  
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  
彥威叔琮呂龍武兵宿禁中夜鼓呂兵百人叩宮門奏  
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呂兵入龍武牙官史  
大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大持劍逐  
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大劍及之昭宗崩計至河中大祖  
陽為驚駭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呂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高富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回為一阮瘞于龍興寺址請合為一家而改葬之詔以故漢王為晉葬曰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以振為唐金吾將軍拜台州刺史盜犯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自策于太祖太祖留出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系正因梁邸吏程嚴見振曰今主上嚴當誅殺不羣中尉則安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臣正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

主而酸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帝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豎子伊戾出亂所目為霸者負負也今閣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昭返正大相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乾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則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等繡與曹公為敵然不歸表紹而歸豐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肯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必

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敗降時人目振為鳴梟  
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  
宗崩太祖問振所目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  
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  
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  
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輩嘗自言清  
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  
戶部尚書友珪時目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  
汴振謁見部崇節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  
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  
籍唐司空裴瑒判度支辟為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

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為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  
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自調  
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  
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由公立持書至汴  
陰誦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語之其  
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宣以兵巡兗鄆自故師範雖竊  
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饗叶贊其功臣將  
吏入見太祖自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肉之佗人不足當  
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歲告  
老自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威筆為人彊敏有口辯事  
梁太祖為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

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罷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罷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安庸人也罷後果爲鄧璠所殺璠曰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薄破黃巢獻賊而已宗權不足得左拾遺徐彥樞大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得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魏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交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思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亦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呂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呂病瘖

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呂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召梁人代之呂呈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將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

五代史記 卷之三十一  
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  
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不即遜位  
者當是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  
子可乎璨懇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  
玄暉建範等自循為樞密副使唐區事梁為汝州防禦使  
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  
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  
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二而戒其人曰先  
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自為樞密使明宗  
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造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  
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為人柔佞而險猾安  
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自皇子娶

重誨女重誨曰問循循曰公為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  
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曰女妻皇子明宗  
即以宋王從厚取女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  
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才略黃巢陷長安惟  
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  
壯其所為益昌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  
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  
與神策軍復無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  
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自為保德昭曰  
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

宮宰相崔胤謀返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叟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召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梟皇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悉首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召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召爲侍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亦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云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

街趣梁兵召西梁太祖頰德其附己召龍鳳劔關雜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召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召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臣疾免太祖即位召爲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臣爲左衛大將軍末帝大拜左金吾吳將軍臣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官者俱見殺

王敬楚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楚遂代之即拜刺史敬楚爲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來陷河南諸州獨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敬瑛不可下由是穎旁諸州民皆保敬瑛避賊是時所在  
殘破獨賴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賴州敬瑛供饋  
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瑛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  
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賴大雪士卒饑凍敬瑛乃以  
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餉之亡卒多賴臣全活太祖表敬  
瑛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  
祖即位敬瑛自疾致仕後卒于家  
將殷幼為王重盈養子自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臣王氏  
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在愛山唐遷洛陽殷為宣  
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  
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將玄暉等有隙因諧  
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昌

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憂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  
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禱玄暉等言梁主禪位後領全唐  
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殺付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  
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  
后故無以奉夫乃卒不及庶人太理與殷善友珪結太祖  
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  
恩不受代王璿亦王氏子即以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  
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生有節討之殷  
族自燔死



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  
太祖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  
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  
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  
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扞李茂貞  
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  
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  
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  
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  
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  
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  
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靈以牽之知俊

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州許許紘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  
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元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  
俊功昌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昌為武  
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以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  
甚厚然大陰忌其材嘗謂人若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  
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大夫共嫉之知俊為人色  
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  
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撥繩斷建完惡之遂見殺并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歌之歌尤能悽慘其  
聲自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起黃巢梁太祖鎮宣武  
昌為宣武都押衙光啟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  
罕之罕之召昌昌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

會及葛劼周等將萬人救出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且吾兵少而來遠且至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流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劼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均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壞均降兗州宋瑋召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瑋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召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召會為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二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召會歸于

太原賜臣甲第伏在並州將上莊宗召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臣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臣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召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臣張筠為節度使魏博具三州仍為天雄軍臣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召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臣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臣慮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召我軍府疆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  
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  
巨刺史彥調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  
軍割隸無名所巨亂耳但巨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  
帝可巨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  
使人諭彥巨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備保  
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頽曰為我作奏若復  
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  
遣鄩巨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使之即召鄩還戒彥  
勿為朝廷生事彥乃巨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  
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曰詔書彥烈衣詔書抵于地曰愚王  
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

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巨彥逼  
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判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為  
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  
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則德倫為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末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  
梁梁太祖特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  
功至末帝時巨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二年賀德倫巨  
魏博降晉巨寶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寶軍乃降寶  
寶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巨寶拜孫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  
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

臨漢寶曰未汰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窘蹙是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  
 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呂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皇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為大原軍卒有罪以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呂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呂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呂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  
 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并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巖塔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呂入金多  
 為大將自其父時故以百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

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中臣勇士自見疎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臣仲冬大舉遣董璋呂陝魏澤路之眾出石會呂攻太原  
 霍彥威呂關曲汝洛之兵掠邢洛呂趨鎮定王彥章呂京  
 師禁衛擊鄆州段凝呂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  
 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則曰其將何呂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眾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呂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呂功拜鄆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呂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行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行得閉關為  
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  
以蜀降延孝屯漢州呂佺魏王繼安蜀平延孝功為多左  
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郾崇  
韜崇韜有軍書于獨刀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  
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坐寸僕敢相從及後首郾公之門吾  
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誅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  
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又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呂定

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旌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  
琛及邪敢違吾命度延孝懇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  
曰公復僥首何門邪璋求哀呂免繼安班師命延孝呂萬  
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  
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安及即誅之繼安不遣延孝而  
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  
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郾公而汗馬之勞攻  
城破敵者我也今郾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  
梁自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  
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  
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  
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

至五萬繼岌遣任圜呂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曹知祥  
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  
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  
命遂擁節旌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  
曰鄙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  
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臣此不敢歸朝耳任  
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三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凌盛高濂傳汝舟校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居田家子役于縣縣令  
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臣全義為吏  
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  
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臣附  
于梁二人相得其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臣寇鈔為事全義  
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臣故罕之常之食而全義常有  
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  
晉絳全義醜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  
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臣兵萬人自九鼎  
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臣丁會守河陽全義



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  
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  
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居之數年人物完  
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  
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  
義事梁文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  
義奉事益謹卒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  
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自補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病還  
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追淫之其子  
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空之  
兵圍河陽啖木屑自爲食惟一馬欲殺自餉軍死在朝  
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

禮及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世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  
曰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  
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  
請不從最後全義力曰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  
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晉高祖時與張從胤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曰  
其父琪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  
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自卒隸澠池鎮有罪亡  
去爲盜石濠二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友謙爲陝州  
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琪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  
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琪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琪

璠立友謙復呂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  
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  
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呂  
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呂爲子太祖即位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  
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  
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  
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呂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  
追至白迺嶺夜乘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  
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  
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  
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遂節度使程

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  
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  
開荒斲土掘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  
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二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  
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  
義爲李處士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  
給呂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以  
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  
姪卒復相見王義俯伏感泣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  
登宴猶盡歡命皇子繼及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  
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

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曰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晉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曰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已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已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雖太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山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曰為譏己因大怒奏言殺監軍者天下寬之其聽訟曰先訴者為直氏頗曰為苦同光四年趙在

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曰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曰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聞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兵從軍友謙見殺伶人皆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曰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居反于蜀者曰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鄧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

日夜臣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臣自明將吏皆勸其  
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臣讒死我不自明誰爲  
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縑書告友謙友謙宗  
感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召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微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  
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  
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  
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召其族  
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  
不知爲何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  
坐友謙族誅天下

袁象先宋州下邑、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大

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召梁  
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  
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揚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召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彞賢至洛陽與  
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召其  
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召重遇故欲盡  
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  
愆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  
趨洛陽擒之且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

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未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晉武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巨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未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大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員外任為

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頌衢州刺史符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為貞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二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巨為妖勸其散積巨饒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且益巨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交鄆鄆州朱瑋募其軍中驍勇者數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

號落鴈都呂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呂為朱落鴈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高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弟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權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曰呂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呂漢賓為莊宗所厚諡少呂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身為以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呂太子心臨政能守法好施惠

正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

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段疑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疑為澠池王簿其父事梁太祖呂事坐徒後疑在少管小事太祖為軍巡使又呂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疑為人儉巧善察迎人意又呂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疑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疑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疑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未幾振亟請罷之太祖曰疑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呂王彥章為招討使疑為副是時末帝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巖等為彥章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疑與彥章各

自其功巖等從中唐臣章功狀悉歸其功於疑疑因納  
金巖等求代章章未帝感巖等言卒以疑為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駕水鄆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  
乃遣張漢倫馳騎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隊馬傷不能進  
已而梁二疑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  
疑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誅自族疑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  
人景進納賂劉皇后旨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  
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鄆崇韜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  
為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倫契

丹疑軍在檣關以誚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鄆崇韜  
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亦請以疑招  
討莊宗使疑條奏方略疑所請備裨皆其黨莊宗疑之  
乃止明宗即位勸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疑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  
以軍卒補隊長稍巨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山南  
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為留後玘偽許之明  
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  
兵亦至襄州平巨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末帝時為  
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起來朝  
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是日陽之南鄙又矢不早相聞  
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節度使

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銘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

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克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

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

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

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晉

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推堅陷

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

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負安故人止之乃降唐

莊宗在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以知裕走以免莊宗

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澠三州刺史

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昆身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

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至多至死不近

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且及稍革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

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于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

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

鐸鏐其姓名於箭箭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接

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記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

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

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

州



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  
 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在橋關還至貝  
 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  
 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  
 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  
 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  
 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  
 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  
 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五代史記第四十六

雜傳三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敏傳汝舟校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  
 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  
 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在橋關還至貝  
 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  
 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  
 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  
 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  
 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  
 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  
 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止  
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  
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子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  
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  
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  
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  
拜鄴都留守與唐尹乂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  
魏軍之驕賊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  
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  
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  
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  
技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二千

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  
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書貨財在禮不勝其  
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  
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馬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  
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  
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  
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  
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  
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  
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

疑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揔管戲爾鄉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大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甲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

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位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所不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之莫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未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淫博前為號令然非

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其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燕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摩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睿厲皆以晏為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於鎮死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文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圍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仗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

成瓦橋關明宗自魏二谷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饋其成卒效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搶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疆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比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召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成盧臺

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  
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  
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  
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纜留  
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  
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  
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  
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騎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  
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志于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  
初明宗為北回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  
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  
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

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路  
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  
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憫勞  
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合皇帝臨  
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  
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  
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  
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歛其民積貨垂萬治第青州  
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  
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  
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  
分其餘貨者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官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聽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聽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未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幸益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邑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

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戊戌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兒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秃兒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眾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眾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擐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由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秃兒餒

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  
唐河追擊至泃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  
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  
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楊隱其餘衆奔  
潰殺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耬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  
楊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  
詔責謂劫奔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楊隱等辭甚卑  
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  
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  
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  
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  
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

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  
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  
以城陷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  
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反獨不動  
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及明年二月始克之  
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  
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立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暉得罪奔于梁  
又奔于蜀重霸為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親將  
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  
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  
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

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  
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  
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承休整  
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馬為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  
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  
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  
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  
州

王建立遼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示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  
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公尔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  
而公良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  
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  
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  
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  
罷重誨群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  
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  
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  
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闡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擯



明宗曰汝爲郎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邪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二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其渥文徙昭義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陰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貨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並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入其甚古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

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尉諭之羣臣恐懇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海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

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願指之聞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恠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美吾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他能善諸戎語明宗常

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飾旌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始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眾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

豐稔有馬千駟著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  
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脅我福言  
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  
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苑西面都部署晉高  
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  
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  
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  
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鄆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  
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曾以善槊為將  
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  
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嘗嘆曰吾先君

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  
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  
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嘗定時  
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  
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  
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且而不可勝  
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  
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  
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撫之



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  
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  
滅梁見溫琪曰此為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為順  
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關下以  
為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  
人宜與二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貴關他日明宗語  
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  
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其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  
人善用礮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以  
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

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  
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  
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其厚從  
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斃其骨人  
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斃之工遲疑不恐下從簡叱其丞  
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如然其為人  
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  
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  
不能守也先帝能負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  
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  
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  
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  
從簡即降晉縣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  
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屠捕民間小兒以  
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  
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未聞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  
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  
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世貧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  
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從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  
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不相濶濶三州為昭德軍以筠  
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呼曰子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  
後必為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鄧崇誦

伐蜀為劔南兩川之及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  
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  
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  
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  
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  
軍筠弟錢當均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  
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  
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  
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  
死均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  
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其筠因以事殺威  
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

五代史事  
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為聚歛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比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蹙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天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多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

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乎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為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吉麻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

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  
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  
是時高祖乞兵於勅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  
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  
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  
節度使天福七年以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  
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人立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  
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  
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  
是時梁管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  
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

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  
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及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  
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准眉目踈徹身  
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  
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  
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  
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  
匡霸指揮使守場劉周爲將甚勇且於用兵善守能與士  
卒同其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  
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  
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  
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



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  
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屯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  
贈太師山口周未味阿親不男言其生其山隨晉高祖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  
秦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正不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  
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益昱昱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  
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苗內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  
宗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縮讓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

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  
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  
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  
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晉宣徽南院  
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  
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  
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  
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嘗以宦者爲之  
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  
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  
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  
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晉維翰崧

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  
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  
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于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  
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其年起復為彰德軍節  
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大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  
使將騎兵二千入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  
奔晉皇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  
洛州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鄆州節度使毛璋有  
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  
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  
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

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  
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  
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  
七十五贈太子大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  
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  
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  
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  
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  
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  
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

其間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為  
寔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寔中  
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  
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戎兵餉道常  
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  
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  
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  
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  
事母至孝朝夕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  
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祐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  
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  
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  
王為五院軍隊長梁益戰柏鄉胡椒皆有功遷黃甲指揮  
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  
場務漁蠶公私以利自入金恚恚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  
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檄四鄰  
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  
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  
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為  
上將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墮滿體莊宗壯之以為帳前  
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  
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  
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  
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憚之  
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賴隆絳  
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  
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  
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  
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  
重誨屢言且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秉旄  
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指  
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  
歷傳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  
州兵纒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  
節以為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  
徙鎮安遠代李金全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  
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  
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  
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  
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  
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負天子必訴此而後  
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

徒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兵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餘人克秦州虜三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吳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質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

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質時貴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樂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彦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前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彦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

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  
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執其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  
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  
恩與諸將在道視虜無報比身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  
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  
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矣皇甫遇  
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比後而北距虜十餘  
里虜酋首殺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  
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  
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熱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  
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  
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  
于棘絕吭而死

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  
節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  
于棘絕吭而死  
嗚呼染干而敬翔死不得為死即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  
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染干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子佐其  
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  
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  
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為  
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  
國矣雖死不能諱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  
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  
知其所可知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  
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  
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  
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  
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  
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  
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隲盟拜彥威北面  
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  
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  
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

以晉高祖隸唐明宗麾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避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  
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  
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圍練  
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  
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

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  
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  
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  
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能讞為人多智陰  
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  
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  
其利百倍且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  
多景巖使讞朝京師讞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  
乃移景巖邠州讞入拜補闕而景巖之徙鎮保義居未幾  
又徙武勝景巖乃悟讞為賣已遂誣奏讞隱已王帶讞坐  
貶商州上津令讞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  
景巖罷能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  
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  
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備僕甚盛嘗項司家  
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  
歲時歸省景巖謂曰官即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  
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  
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女子行謙允權婦  
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出... 文... 義... 兵... 太原...

... 義... 兵... 太原... 兵... 太原...

... 義... 兵... 太原... 兵... 太原... 兵... 太原...

五代史記第四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其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元騎將唐莊宗攻范陽

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雁匭其弟存矩存矩為新

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

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誦民出馬民以十牛易

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

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

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

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

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為義

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

五代史卷之六  
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懇不  
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莊副使杜重貴送  
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  
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  
將士皆拜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  
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  
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  
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塞上攻掠  
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  
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  
其南奔始屈身晦亦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  
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

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松吐合渾金全少為唐明宗所養以驍勇  
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  
度使在鎮務為貪異能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  
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  
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斬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右  
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  
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  
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  
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精兵遮  
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  
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涼城中三日金全

利其所掠皆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  
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  
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  
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明  
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  
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  
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上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  
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堦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  
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慾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  
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  
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  
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旨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

之夜使入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香壤而死天福五年夏  
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三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  
漢榮大懼紿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  
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  
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  
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  
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李昱徽等出沐  
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  
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

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  
榮妻系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主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  
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  
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李尙思  
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  
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  
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  
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到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  
皆鳳翔思權攻城西嚴備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  
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  
皆悲之而虔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到思權因呼其衆  
曰潞王眞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

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身從珂思  
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  
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  
曰可從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  
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  
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密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  
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  
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羅崇爲右衛大將軍道延光反以  
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  
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路玉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

陝敗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  
將朝于京師駟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  
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  
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  
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  
馳騎前見弘贇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贇曰  
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  
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  
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  
高祖且以弘贇具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  
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必欲救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

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  
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  
殺帝從兵獨留帝手驪而去弘贇奉帝居于州解弘贇有  
子繼爲殿直廢帝入立道繼持鳩與弘贇初愍帝在衛州  
弘贇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  
弘贇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  
一觴及繼持醜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病弘  
贇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食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爲唐  
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食爲兵部尚書守光  
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  
轉運使馬紹宏辟審食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

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元延光於魏州審父復爲供軍使是時益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且得益租審父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父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父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孟傑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無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

乎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父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父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柱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  
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立白受晉厚直不能死戰而以  
城降何面目南行見大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  
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  
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馮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克  
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  
為其弟匡儔所篡並其將討之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  
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  
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  
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  
兄弟皆叛乃奔城走克用以刻石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

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  
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  
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  
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  
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許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  
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  
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  
史其後守光皆晉晉見玟之守光將不行欽牧馬山後聞  
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守光于兵叛于道推行欽  
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  
行珪于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  
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

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  
行珪城中食盡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  
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馳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  
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  
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  
數規諫之行珪不聽部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  
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清去  
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  
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諫明宗帳  
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

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罷鄆州  
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  
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  
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  
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鎮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  
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  
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部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  
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晉時李彥韜馮玉等用  
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留守汴文集去召唐故許王  
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  
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  
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



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丹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  
指揮使契丹犯京師丹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  
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  
謀逐麻荅使人召丹榮丹榮違疑不欲徃軍士迫之乃往  
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丹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丹榮  
出於行伍貧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  
丹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  
公等親被劫舟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爲  
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些契丹尚或不爲  
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丹榮默然乃  
止而悉拘嘗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謂之曰麻荅漢高祖

即位拜丹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  
以兵入京師軍士攻丹榮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  
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  
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爲  
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  
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  
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  
之沒字碑晉出帝以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會  
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  
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啜飯  
處叔千拜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

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  
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于家貨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  
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第四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盛高濂傳

翟光鄴字化甘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侗儻有膽氣梁

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

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

其類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

歷棣沂二州刺史亞京副雷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

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音契丹威晉遣光

鄴知曹州許玉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

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克衛使周太祖入立拜

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

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

蔽風雨雅睦親族履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尤鄴處之晏然  
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  
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  
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以爲國之重高祖入京相如  
馮暉魏州人也爲劾郎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  
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  
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安平  
蜀思遷而變興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  
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始  
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  
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於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  
軍節度使從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

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  
民不堪役而流亡其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  
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  
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  
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爲  
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  
留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  
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  
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  
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  
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患暉即請曰今

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  
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  
佩劔曰此板橋王氏劔邪吾聞王氏劔天下利器也俯而  
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  
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  
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  
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  
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鄙  
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  
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  
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

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  
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  
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  
軍又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  
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  
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  
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  
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  
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  
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  
民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當破國家盡殺之又至一家  
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當破國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

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  
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  
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并  
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令富貴能鄙我乎不然禍起  
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  
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關暉率其州人奔于江  
南李景公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  
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  
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  
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丁巳安而天下不念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  
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

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  
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堦使契  
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  
後為公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  
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  
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  
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  
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  
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  
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  
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  
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

勞以酒食景惠既械就道顯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  
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惠後從世宗戰高平  
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惠為指揮使  
復成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  
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  
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中有  
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恠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  
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  
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  
俞親悉冬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  
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

元年秋作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子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發書而歎曰其哉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列土地封  
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  
幸然猶必皆橫身敵陣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  
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荷其其歟豈非名器之  
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  
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倖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  
極也遂至於此歟豈其又有其於此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  
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  
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

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天子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鎮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以軍卒未嘗有戰功徙以辛會漢興遂秉旌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千萬兩願以奏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保定人常係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游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營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相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玉儀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儀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劉晏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且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云劉晏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若君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與名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此平何以待之守素馳

還真道峻三異時太祖已下詔而華開峻語遽自提其首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省絳州前鋒報過蒙院峻喜謂其屬曰蒙院晉絳之險也豈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復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晏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其衆在谷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有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兒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佖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稱裨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

鎮首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然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密奏曰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嚴言嚴馬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罷勅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數太祖臨幸賜于甚厚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宇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斬夏鎮文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術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且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

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

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之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方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

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夕殷來朝殷握柄職當整衛出入多以兵從文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平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劔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

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  
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為秦國右廂都指揮使漢  
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  
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  
立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  
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  
詞不聽輒起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  
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  
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少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  
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  
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  
家而敵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  
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和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  
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  
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  
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  
城保者皆潰初和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傳以兵援環未  
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虜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傳遂  
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  
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  
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柁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

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  
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  
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  
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呂隆卒教之  
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  
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  
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  
績馮鐔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  
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  
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  
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與

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  
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  
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  
德晟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  
難二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第五十一  
正官即人眾在天下意為女我賊城水也  
正李景讓兵皆往舟中其意謂無不戰之具也  
水戰明年世宗再征使環將水戰於城下  
佳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環死於城下  
與三帥論賊三王諸賊皆能守至命賊中書令  
新吳王即心軍總制司太師人臣  
下營軍中未嘗有戰功環死於城下  
與無敵賊中使史文非倫賊左軍總制使史文非  
與氏娘與氏娘以其女與氏娘其賊中領事未與團

五代史記第五十一  
雜傳二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發盛高澤傳後校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  
左右莊宗即位以其所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  
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  
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  
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  
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  
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動輒獲與令人景進相  
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  
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  
居于私第莊宗大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祠察明宗動

靜守殿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  
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  
宗東討守殿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由  
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殿等軍守殿按軍不動莊宗獨  
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殿等終不至方移兵魏北邙  
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  
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  
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疾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  
有屈彊者將制置之守殿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  
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殿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

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殿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  
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殿之  
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殿殺之  
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  
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  
奴以友讓故比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  
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  
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  
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  
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

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許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憚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反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閬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無留之獲其逆者覆以鐵籠以多之或剉肉釘面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

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實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



康肅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  
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  
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  
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  
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  
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  
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  
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  
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友延光曰守殷反迹始  
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  
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  
五百自晝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

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甚戰殺  
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  
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  
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兵閒  
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  
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  
五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卒卒  
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  
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  
旌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又克  
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緩銀二州之人皆  
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

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疑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疑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疑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主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路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大廷壽陰疑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贊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

見誅明宗崩路王反劫敗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潯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僑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

而取其家貲鉅萬計置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彙  
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  
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采其貲以戍邏者  
俱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  
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欽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拒黎  
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  
攻之欽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  
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  
謀誘欽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欽暉退走入魏閉  
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欽乃陰召  
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欽等  
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如延光已非我敵况欽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  
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欽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質表  
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揚光遠表請  
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新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寡  
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  
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  
祖亦悔悟二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  
東平郡王太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日來朝因頓請老  
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  
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高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  
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  
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此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鏖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揚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茲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亦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手纏家

難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椁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貨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貨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其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

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  
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  
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  
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  
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  
祖亦安焉不以為恠也豈非積習之久而習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中若禽獸可不哀哉若  
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恠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  
世不知為非也

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屠  
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追延沼入魏見延  
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溆延交  
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裴從簡以延  
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  
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尉之  
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  
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  
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

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  
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  
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止之重榮曰  
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前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  
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前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  
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  
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  
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  
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  
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  
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  
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

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  
重榮憤然以謂詛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  
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  
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  
役屬劫舟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  
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  
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三千搜  
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  
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  
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  
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  
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

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重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復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賊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沁河党項山前後逸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立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

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昭蕃諸將等本自動然及居富貴沒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廿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首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播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

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公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裸將自城西水礮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

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誡命添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人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敗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  
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燕商旅皆黥以充  
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  
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  
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  
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官死副使居京師  
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  
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  
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  
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  
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  
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  
空名敕授李建崇部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  
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人所燒遂大  
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  
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  
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澄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  
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  
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成瓦橋關光  
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  
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工都於中山得

契丹大將前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  
求前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前刺  
等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  
事歸之豈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吾已與吾好豈相負  
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  
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御勤奔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  
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  
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  
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  
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請已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  
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

曰懼不臣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  
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  
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  
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  
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  
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  
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  
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  
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  
樞密使桑維翰患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  
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  
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陰以寶貨奉契

丹訴已為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  
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  
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乘車騎連  
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  
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  
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  
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  
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  
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  
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  
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  
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魯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率守急擊之契丹大  
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  
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  
自夏至冬城中人相良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  
光曰皇帝恨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  
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  
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呂濤親  
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  
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  
為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  
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  
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

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  
丹使爾家世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官貴終身而反負心若  
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  
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勳為平  
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  
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勳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  
雷電擊折之阿啜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瑛而姓楊氏光  
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  
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  
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召  
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

遠為之也



